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
第一八六回 人茶肆逢祝三妹 搓銀屑氣引路人

話說那開吃食店的東家，正然一團高興，說那盤山谷地方上的好處，忽然馬如飛喊了一聲「不好」，將酒杯攆得幾開。周禮、周智忙問何事，馬如飛道：「我卻記起一事，只怕令崑玉同褚彪凶多吉少的了。」看官，你道這馬如飛究竟記起的是一回什麼事，怎麼這樣大驚小怪的呢？列位有所不知，這馬如飛本是江南江湖上的一個老前輩，天下著名的好手，他沒一個不曉得。此時聽說這地方叫盤山谷，便觸起當年聽人說過：盤山谷裡面有一位老漢，名叫軟硬不怕的祝三公。怎樣叫做軟硬不怕呢？大凡他們練功夫的人，練了軟功，便不能練硬功；練了硬功，便不能練軟功。就如馬家師徒，周家兄弟，一是軟功，一是硬功，各不同路。要馬家再學硬功，周家再學軟功，那都是學不來的。獨只祝三公，他是軟硬功兼全，而且皆做到極頂的地步。如馬、周兩家的功夫，同他比較起來，至少要打個八折。不論別個，我且把他平時玩耍的些小事說一些把列位聽聽，大約是懂功夫的人，沒一個不伸舌了。他家後園中有一個木頭架子，架上有兩根鐵橫擔，一橫擔上用頭髮結得多長，做一個哥兒像在上面，一橫擔上用雙倒鐵鏈或四倒鐵鏈係在上面。祝三公能爬上架子，一手拎一二三百斤的石頭，用一指鉤住頭髮絲兒，一手套在鐵鏈之裡，腳了將踏蹬推開，人便落空，他就此一晃，那鐵鏈兩斷，單趁這頭髮絲兒鉤住指頭，弔著身子，和那石頭推來宕去，做上無數的架落，那頭髮再也不斷。這一個手段，還要到家裡才能看見呢，不免人還有些不大相信。但他走到外面，一些頑皮認識他的小孩子看見了他：「祝公公做一套把戲罷！」他便笑嘻嘻的將膀子伸出，那些孩子便頭上拔根頭髮，代他肩膀上捆上一道，然後另外一條皮條或一個鐵圈，在那頭髮旁邊又加上一道。他起手向上一舞，那皮條、鐵圈都是兩斷，落在地下，獨那頭髮還捆得好好的。他又有兩樣暗器，一叫金鋼軟鏈圈，一叫金鋼自回箭。那金鋼圈在人身，暫時收緊，不論你最好的功夫的人都掙脫不出。那金鋼箭就是錢志的那箭，前書已經交代過了，這也不必再表。但他這一身的本領，人都學他不到。所以他的兩個兒子，一叫祝善，一叫祝慈，合那徒弟八把苜拿錢志，都學得軟不軟，硬不硬，一些用處沒有。所以就那三支金鋼箭給了錢志，外面混飯。獨有一個女兒名叫小紫綺祝三妹，學得軟硬全功，同他父親一樣。但那父親雖有這樣的本領，卻然正直不過，全不惹是招非，所以他這名頭外面是好的了。馬如飛此時聽見盤山谷這三個字，記起祝三公住在這個谷裡，又曉得錢志是他的徒弟，他是錢志的師父。怕的錢志把周仁、周義、周信、褚彪騙到這裡，祝三公受了徒弟錢志的欺騙，這四人便難保性命，因此吃嚇不過。見得周禮、周智追問，他便若長若短說了一個大概。周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我們既到此地，不妨訪他一個實在，再想方法。無如照馬道長這樣說法，那裡再尋著比他本領巧的來救呢？」周智道：「在我的意思，不必在此探訪，若或又有風聲，連我們也都不便。不如趕快回營，求那濟公聖僧。一者這人本領這樣高大，除了聖僧的法術再也勝他不得；二者家兄等是否被他獲住，聖僧未有不知。我等宜趕早回營為是。」

馬如飛、周禮聽了這話，也以為然。此時外面天光已漸漸要亮，這店裡的伙計都起了身，這個挑面的、那個打餅的，熱鬧不過。三人又泡了茶，預備加一些新鮮點心。再是外面的雪已經不落，那天上的雲都沒一片，稀疏的兩三點星，東角上淡紅色，將要出太陽的樣子。只見外面一個女子年約十八九歲，披了件海絨的雪■，內村銀紅戰袖四合雲絮緊衣，玄色兜襠單褲，足下踏了一雙空花鐵頭小戰靴，排須當中，珠環翠鈿，玄紗抹額，兩鬢插了兩支團花，後面跟了兩少年壯士的裝束，氣噴噴的走進店來。喊了泡茶，嘴裡罵道：「畜生，怪道人說他八把苜拿，父女都被他挑了傷著和氣。那老羆偏偏要聽他的話，假若鬧出大事，那好好一個人家，不要衝在他手上嗎？」兩少年道：「你且莫急，且看那和尚比過手腳再說。」三人就此喊了點心，帶吃帶說的，卻然越談越低。馬如飛等都聽不清楚，獨那「八把苜拿」這句話，很碰著自家的題目。再細細把那女子一望，委實千柔百媚之中，藏了那一種巾幗英雄的度態。馬如飛便暗暗猜著有八分是祝三妹，便向周禮、周智使了一個眼色，便會了帳，連夜帶早卻也不貴，只吃了八錢多銀子。

馬如飛出了店門，便向周家弟兄道：「你們聽見那話嗎？」周禮道：「但那口音我們北方人卻聽得不甚明白，但據這樣蹊蹺看起來，也是一位道中的女朋友。」馬如飛道：「我才將不是說祝三公有女女兒叫祝三妹的嗎？大約就是他了。他一進門嘴裡就罵那八把苜拿，又說什麼和尚比手腳，真個有點影子。莫要濟公聖僧已去了嗎？」周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一定去此不遠，我們何不去訪一訪再說？」馬如飛道：「你不清楚這人家的厲害，不要也被累了下去，還是照適才的那樣說法方妥。」三人議定，匆匆就往前走。周智道：「我們還要尋一個領路才好，不記得那茶館的東家說頭嗎？」周禮道：「那裡還認真尋人領路呢，我們又不是三歲兩歲，倒虧你好意思。昨日是黑夜落雪，所以弄不清楚，今日青天白日，我們定了主意直往南走，還有個跑不上大路的道理嗎？」三人就此一前一後，認定向南走去。那知一彎一曲的走了半天，見前面幾家店，來往走路的人又多了些。周禮道：「你們看，前面不是已到了村市，諒情穿過村市就是大路。可是用不著人引路，這幾個錢還不如省下來打酒吃呢。」說著已經走到市口，朝下手一望，也有一片賣茶賣酒賣麵同點心的吃食店。馬如飛道：「可也奇怪，大約鄉下是吃食店的生意頂好。倒都是三間大門面，排場很有的呢。」那知仔細一望，裡面的人還是夜間所到的那一片吃食店，三人又走回頭了。

周禮悵氣不過，大罵道：「這個癆瘵地方，真有些奇怪呢！」再朝裡面一望，那女子同兩個壯士都走了。三人沒法，只得去找鄉人領路。那知才一開口，就圍上二三個鄉下人，你也道「我領老人家走」，他也道「我領你們老人家走」。原來這地方上領路，直即是一個交易，每天總有二三個人住在茶館，桌上飽一碗茶，專靠領人走路，也有一二錢銀子一天的出息。當下馬如飛等反被大眾搶渾了，也不知道跟那個走的是好，只好聽他們搶走了再說。不料那二三個都不肯退讓，他們三個人站在那裡不開口，卻二三個也圍著那裡不動身。三人被糾纏得氣悶不過，便不作聲不作氣的撒步就走，心裡想把這些冤鬼丟掉，另外尋一走路的鄉人領路。那知這二三個看見他走，也拖拖拉拉的都跟了走，一個不少。周禮直急得亂喊亂跳，一些看開的發笑不過。內中有個老者，對馬如飛道：「你們過客不知敵地的風俗，你要聽他們牽，大約牽三天六夜都是這樣。你必須在他們裡面揀一個，我只要他領，旁人不要錢我都不。那他們就死心塌地的各散了。」周智見說，這才裡面揀了一個頂窮頂忠厚的著領了路。轉眼之間，已出了盤山谷，到了三叉路口。馬如飛便掏出五六分碎銀給那人走了。再一定神細看，曉得昨日就是在此地走錯了。但前邊有兩條路，究竟不知那條路奔張家窪。

正然定神，只見那領的站在那裡還不曾走，馬如飛便招一招手問道：「我們奔張家窪可是走這裡去嗎？」那人笑嘻嘻的，便伸了三個指頭。馬如飛那懂得他的手勢，便喊他近前問道：「我是問你路的，你向我伸三指是句什麼話？」那人道：「你客人不懂，我們這裡有個規矩，問路是三分銀子。」馬如飛笑道：「你這樣想銀子，還要想瘋著呢。我不會問過路的人嗎？」就此站了，守有人過此地便向他問路。那領路的人還是笑嘻嘻的站在旁邊。過了一會，只見一個背包裏的走至近前，馬如飛便迎上去問，那人道：「對不起，在下也是初過此地，委實不知。」馬如飛歎了一口氣，只得再守旁人，又過了許久許久，只見一個少年人，手上抓了一支扁擔，一根繩子，馬如飛暗道：這一定是本地人，可以認得路了。就此便「朋友，朋友」喊了問道：「此地兩條路，請問那一條奔張家窪？」那人便指指自家的耳朵，又指指自家的嘴，眉頭觸了幾觸，手搖了幾搖，嘴裡「哦哦」的叫了一陣，馬如飛暗恨道：「晦氣！真是羆局，又遇著啞子了。」突然旁邊又一婦人經過，綠棉襖，黃寄腰，黃魚腳，滾滾的頭上紮了一條花毛巾，臉上還搽了一些銀灰色的粉子，手上提了一隻元寶式的籃子，也算是一個中等的村莊俏。看見那人向馬如飛這樣，便說道：「老客人有話向我說，他是一個啞子。」馬如飛當下又將張家窪的話向婦人說了一遍。那婦人笑道：「你這旁邊不是有引路的嗎？我們敵處有個規矩，帶了引路的，旁人不用指點路徑。大約你老人家這三分銀是省不下來了。」

周智見說，連二三的喊了有一千二百聲晦氣，伸手便去摸銀，卻又摸不著散碎。周禮、馬如飛也是這樣，總有一錢多的小塊頭。馬如飛暗打了一把算盤，向那引路的道：「你適才那碎銀呢？拿出來，我換一點稍大的把你了。」那引路的曉得他們沒有碎

銀，便用了一個掰功，說道：「老客人，前帳歸前帳，後帳歸後帳，領路歸領路，問路歸問路，我不喜歡沾沾搭搭的，我也只要你們三分紋銀，三分一釐我也不敢增嘴。你老人家就把三兩，我也不見你的情。如實在塊頭大，捨不得恭維在白處，那你老人家划數，用牙齒■掉，用指頭掐掉些是了。」那人以為這樣說法卡住他們沒有主意，落了他的銀子，還拿他醒了脾。那知這一說，便把周禮提醒了，身邊掏一錢幾分一錠銀子，向那引路的道：「你莫以為我咬不動，掐不下，我偏不得好你這狗狼養的。」說罷，便把那銀子同捏面人似的，一捏那一個角同粉面樣直往下落，四面的角都變圓了。試一試，還不止三分，然後將那銀子放在手心裡，兩手對面合起只搓，彷彿上了磨盤，那銀屑撒了一地。然後再一望，覺得差不多了，便向那引路的手上一遞，那引路的這才說明路徑。周智笑道：「這才真算要買路錢的第一等狠強盜，連我們不丟錢都不得走呢。」馬如飛又怪周禮道：「你這人究竟年紀還輕，不肯處處積德，就方才將這銀子，要是我老拙做主，便不同他較量，與其撒在地下化為無用，倒不如交情了他，讓他買兩升米了。」周禮道：「你老這話自是正理，但他欺定我們沒主意想，說甚叫我們咬了，又叫我們用指甲拍了，不叫人把肚腸子氣斷了嗎？」

就此三人匆匆前進，一直到了太陽要落，已到了張家窪地方。再向那紮營之處一看，但見一座土圩，裡面到處的敗落泥灶，並那打樁的深塘，那營盤已不知何處去了。馬如飛及周禮、周智奇異不過，向左近土人探問，都回不知。究竟這剿匪營遷移何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